

从伊奥尼亚学派到巴门尼德：早期希腊哲学关于本原问题的流变

作者：侯亦驰

1 伊奥尼亚的背景

在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之前，伊奥尼亚地区已然拥有了产生早期希腊哲学（科学）的背景条件。

伊奥尼亚的哲学是从反对神开始的。在荷马那里，神不再是超自然的存在，而是被描述为和普通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人化了的”神，神被拉到和人类一样的自然的层面，不过是拥有特殊力量的人而已。在《伊利亚特》（《奥德赛》中神已经一定程度上退场了）中，众神之间相互争斗，荷马借此提出这种争斗之后是谁在驱动的疑问，显然他认为神的背后还有更加本原的力量。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赫西奥德的《神谱》当中，神与神之间交合、背叛、报复，甚至有吞食孩子的剧情。将神从超自然力量拉到人化了的的神，这为后来哲学家反对神作为本原奠定了思想基础。

希罗多德则更进一步，他在编写《历史》的时候有意识地将神话和历史事实分开，反对荷马那种“神话历史”。同时，他也对自然环境、社会习俗等方面进行考察，并试图以此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而不是用神话解释。当时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则拒绝把疾病归结于神，他在《论圣病》中的一个有关癫痫病的例子中说：“我相信‘圣病’不比任何其他疾病更非凡或神圣，而是相反，具有特殊的症候和一定原因。”我们还可以在他的文集中看到他记录患者身体状况的文字，内容包括眼耳鼻喉、睡眠情况、大小便等，通过解读这些表象来诊病。在希罗多德和希波克拉底这里，神失了解释万物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自然。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伊奥尼亚的政治环境。柄谷行人评价伊奥尼亚的政治为 Isonomia（无支配），相对于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来说，Isonomia 是一种更加个人化的政治，“（伊奥尼亚的）移民者切断了此前氏族、部族的传统，也放弃了此前的限制和特权，而创立了新的盟约共同体”¹。消解了氏族社会传统的伊奥尼亚人从原本的共同体生活方式转变成了独立个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再相信神赋予了城邦以法律，而认为法律是一种个体组成的社会契约。另外，早期的土地开发尚不完全，伊奥尼亚人若是对其他人（或法律）不满意，便可以随时离开，自寻一片土地或移居其它城市。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政治需要，伊奥尼亚兴起了各种各样的辩论活动，同时，人们不受家庭等原因的束缚，在思想上拥有更加高的自由度。

2 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

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一观点，一般被认为是他受埃及的经历所影响的，据说他去埃及考察，见识到了河水泛滥之后用来耕种的土地，联想到一切事物都需要水的湿润才能生长，同时事物终于腐烂，最终回到水中，水作为“最初由它生成，毁灭后又复归于它”²的本原来说，似乎是很好的答案；另有说法说泰勒斯受神话中对海洋河水的崇拜的影响³。两者都没有解释泰勒斯提出这一观点的动机，仅仅解释了为什么泰勒斯选水而不是其它元素。

泰勒斯的直接动机是运用自然事物来解释自然，试图“把神撇开”。他很可能受到了希罗多德等人的影响，尝试离开神去解释万物。它不仅仅在本原这个问题上如是尝试，而同样在其它方面运用自然论，例如，他如是解释大地所处的位置：“大地在水上漂浮

¹ 《哲学的起源》，（日）柄谷行人著；潘世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7, pp. 20.

²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I,3.

³ 《形而上学》I,3.

停留在某处就如同木头及诸如此类的东西”⁴，并以此解释地震产生的原因是水的波动摇晃⁵，而不是由海神波塞冬或其它什么神引发。其次，泰勒斯说的地震指的是所有的地震，是具有普遍性的一般解释，而不是像荷马一样认为某次闪电或地震又是某个“人化了”的神的愤怒之类的。

在试图运用自然解释万物的动机之中，泰勒斯或许还有政治上的诉求。泰勒斯处在伊奥尼亚 Isonomia 政治体系的晚期，这种政治体系下的城邦制度是靠社会契约建立起来的，而不是靠神赋予的，因此城邦的神实际是一种形式，而不具有实际的影响。但是晚期的城邦制度处于一种摇摇欲坠的状态当中，泰勒斯不得不为了维护制度而设法削弱神的地位。神的弱化紧接着带来的问题是世界是怎么来的，泰勒斯通过回应这个问题，给这种政体搭建了理论基础，并试图阻止神参与到城邦的政治当中。

泰勒斯在运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阐释，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要解释最初万物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其目的同样是阻止神政。泰勒斯认为运动是万物本原自身就有的属性，他在选取水作为本原的时候应当考虑了这一点。因此，本原就是运动的，而从本原分化出来的万物本身与运动就是不可分离的。

但是在解释运动现象的过程中，泰勒斯显然碰到了难题。在解释磁石和铁相互吸引的现象中，他将两者的运动解释成两者之间的“灵魂”相互吸引⁶，他称灵魂是某种宇宙的心灵或理智，弥漫于整个宇宙中，因此他断言道：“万物都充满了神”⁷。可以看到，尽管泰勒斯不得已地用灵魂来解释这种运动现象，他仍然保有了他的底线——不能让神具有人性，从而动摇政治根基。这种类似于“泛神论”的观点由伊奥尼亚学派的人一直延传了下去。

泰勒斯的朋友兼弟子阿那克西曼德反对水作为本原，直接的原因是水不能产生它相反的事物：火。因此他提出了“无定形”（apeiron），一种介于（或是结合于）水火、冷热、干湿之间的东西，万物的生成，特别是那些对立的事物的生成，就是从 apeiron 中分离出来，而对立的事物相结合则是它们的结束，而 apeiron 作为整体则始终存在。⁸

阿那克西曼德的 apeiron 的地位和泰勒斯的灵魂不相上下，虽然它是以自然论为基础的，但却是某种超越的“泛神”的东西。普卢塔克在《杂说》第二章中记载，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宇宙生成之初，一个冷热一体的种子从永恒的 apeiron 中分离出来”，可以看出阿那克西曼德立刻将它的 apeiron 转变成了某种实体，以避免人们把 apeiron 误解成神之类的东西。阿那克西曼德的自然论倾向还可以从他关于动物起源的学说看出来。他认为，动物是在太阳作用下从湿润（wet）中产生出来的，人则是从某种鱼类中诞生的。⁹

米利都学派的第三个人阿那克西美尼则提出了新的问题，他“把一种解释事物从什么而来的理论与一种解释事物如何从其而来的明确说法——即通过稀释（rarefaction）和凝聚（condensation）——结合了起来”¹⁰。他选用空气作为本原，一方面可能是认为阿那克西曼德 apeiron 理论过于独断，并且有无中生有的嫌疑，另一方面则是在他的理论上强调变化问题（对变化问题的探究一定角度上是对运动问题的探究）。

变化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对本原本身的变化运动的质疑，他认为水并不是最善于变

⁴ 亚里士多德《论天》II,13.

⁵ 参见：塞内加（Seneca）《何为自然》III,14.

⁶ 参见：亚里士多德《论灵魂》I,2.

⁷ 《论灵魂》I,5.

⁸ 参见：亚里士多德《物理学》III,5.

⁹ 辛索里（Censorinus）《论诞生》

¹⁰ 《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G·E·R·劳埃德著；孙小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pp. 20.

化的物质，而 apeiron 似乎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于是阿那克西美尼选择了比水更加变化而又不像 apeiron 那样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另一个问题在于他想强调本原和万物之间的相互转换（前两位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都草草带过没有细究），气是一个很好的框架，它可以凝聚成水、冰、土、石，反之也可以稀释成气，气通过凝聚形成万物，万物稀释复归回空气。

总之，米利都学派三人从本原问题引发出了运动变化的问题，接下来的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则对运动变化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3 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从变化问题到存在说

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事物都在永远运动”¹¹，他是否是完全否定静止有待商榷，但是可以肯定是，赫拉克利特在强调万物之间无时无刻不在相互作用，静止的东西看起来是静止的，实际上是处在各种力的作用下的平衡当中。

赫拉克利特格外注重变化的过程，有学者认为他选择火作为本原有一定原因是因为火并不是某个物质实体，而是强调一种变化过程，这让火和其他古老神话当中的元素区分开来。火是指物体燃烧的过程，没有静止的单独存在的火。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并不能说赫拉克利特是把火作为本原的，而只能说 he 仅仅是用火来强调万物流变的观念。

巴门尼德针对赫拉克利特的运动问题提出了批评。赫拉克利特说“我们无法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巴门尼德批评道，事物不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存在者存在，非存在者不存在”，不可能无中生有。借此，巴门尼德也批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从虚空中生成”的观点。

由此引开，巴门尼德思考“存在”本身作为世界的本原。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是最大的“一”，是一切。巴门尼德的存在并不是与意见相分离的，而是所有的意见都属于最大的存在当中。¹²存在不能从不存在中生出来，因此它本身就应当是至始至终存在的。另外，巴门尼德继承了赫拉克利特的对立同一的观点，认为对立的事物是相对的，是有机的整体，这就能弥补巴门尼德将对立事物统一起来的看似不合理的理论缺陷。

有说巴门尼德的存在是哲学上的一种抽象（形而上学），并且否定运动，否定感官世界，这是不恰当的。正相反，巴门尼德的存在是植根于感官世界的，是一切意见的综合。巴门尼德是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基础上提出的存在说，我们比较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本原说就能发现巴门尼德是将前者的抽象拉回实际。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本原说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一切感觉世界都是流变的假象，只有背后的数是真实的。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这样解释运动，认为运动是点组成的线，而点就是来自于数。在这样的学说下，毕达哥拉斯学派描绘了一个唯机械论的世界，运动被看作是无数的静止的点组成的连续过程的假象。巴门尼德反对这一点，认为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一”的一部分，主张将运动过程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一段一段的静止不动的物体。运动作为整体存在。我们可以在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那里看到反驳，芝诺举了一个飞矢不动的例子，认为既然箭在某一时刻是完全静止的，那么它就应当完全不会移动，不可能有“运动的假象”的产生，这个悖论很好地反驳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机械运动的观点。因此，巴门尼德的存在论的提出的目的，是反对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感官世界的全然否定，重新回到伊奥尼亚学派对于感官世界的真实性的认可。

¹¹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θ3

¹² 参见：DK 28 B 1.28 ~ 32：“……看如何全部经历了每一件事情，意见不得不应当广受赞誉地存在……”